

拂曉攻擊土肥原

劉一青

「七七」抗日戰爭爆發後，黃河以北首先陷敵，華北各地不甘做奴隸的同胞，紛紛組織敵後游擊隊以襲擊敵人，并保衛陷區人民與主權。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河南滑縣成坡岩襲擊土肥原之役，其戰鬥之慘烈與戰果之豐碩為「七七」後游擊戰所僅見。茲將記憶所及要略敘述，以紀念先烈在天之靈，并藉以提供後人的追念。

李文昭籌組游擊隊

李文昭少將，河北省保定人，保定軍校畢業，時年五十二歲，蓄有兩撇鬍子，看起來軍人氣魄十分濃厚。民國二十七年春季，日寇已到黃河北岸，李少將奉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命令，奉派為第一戰區獨立游擊第五支隊少將司令。他由洛陽出發，率領着參謀長田昭如與參議張希魯及一千人員等，經鄭州附近花園口渡過黃河，到達豫北滑縣牛市屯鎮，會同副司令李鳴周就地組織游擊部隊。當時敵人所到之處殺戮擄掠無惡不做，一般青年無不敵愾同仇，一經號召，短期間即成立三個大隊。計第一大隊長張廣德所屬官兵大部均為內黃及滑縣人，該大隊人槍齊全，戰鬥力最

強。第二大隊長劉世榮，第三大隊長樊子園所屬均為滑縣牛市屯鎮附近村莊的子弟兵。部隊一經成立迅即由洛陽領到大批機步槍彈與手榴彈，官兵動加訓練與演習，士氣極為旺盛，大家都躍躍欲試，尋找機會以顯身手。

牛市屯鎮位在豫北滑縣城南八十里，南至封丘縣五十二里，由道口滑縣經牛市屯封丘縣至陳橋鎮有一條直南到北筆直的大公路。牛市屯鎮內有三千多戶住民，有完整的寨牆，寨牆周圍計有九里十八步，在商業方面比附近任何縣城都繁華得多。獨立游擊第五支隊司令部即駐在南大街當舖內。

民國二十六年的夏季，華北各地因雨量過多到處有水災，水災過後由於地濕土肥，於是二十七年的春季小麥成長的特別茂盛，五月的天氣，在豫北早晚仍有涼意，小麥已有四尺來高，穗已出齊，在廣大平原上，一望無際金黃色的嘉禾在隨風波動，真是美麗極了。在農人們的習慣稱這叫做「麥浪季節」，豐收即在眼前。

探得日酋敵衆過境

二十七年五月十二日的上午十一時，忽然接

獲諜報員報告說：「有敵人步騎兵約一千二百人，於上午十時卅分由封丘縣已到達黃德集，有繼續北進之勢」。

黃德集距牛市屯僅二十華里，騎腳踏車祇需三十分鐘即可到達，當即派出六名諜報幹員跟踪監視，并隨時回報。同時由李司令率領全支隊即刻東移至聶花寨。聶花寨至牛市屯約七華里，中間是平原麥田并無村落。諜報員均屬當地土生土長的青年，與當地社會關係密切，工作極為便利。

五月十二日午後三時續據諜報員報告：「(一)敵軍係土肥原師團之一個聯隊，因徐州會戰結束，該聯隊由荷澤縣渡過黃河西竄至豫北，(二)由翻譯官透露該部隊係護送土肥原而來，(三)午飯後繼續北進，夜晚準備在牛市屯宿營。」是日午後八時續據報稱：「(一)敵人於午後五時半已到達牛市屯，(二)牛市屯各業門并未佈崗，僅在宿營房舍附近置有哨兵。(三)敵官兵都酗酒甚烈。(四)明(十三)日繼續北進前往道口鎮」等情。

會商部署攻擊計劃

李文昭司令與參謀人員經研判敵情後，認為這股敵人是送上門來的禮物，第一無砲兵，第二

無裝甲兵，敵人的數雖多火力雖強，但他在明處，我們人數雖少而火力較差，但我們在暗處，天子不取必蒙其災，這個仗李司令是決心打定了。十二日午後九時半，在轟花寨召集幹部會議，李司令說明敵情後，並明示決心要打擊敵人的企圖。大家聽了李司令的話，戰志十分旺盛。如何打法大家先後都提出意見。李司令與第一大隊長張廣德的意見相同，主張利用夜晚進入寨內，猛襲其營地。其理由是，敵人的宿營情形我們十分明瞭，牛市屯的街街巷巷我們十分熟悉，活動方便易於接近敵人，出其不意以手榴彈與機步手槍猛烈襲擊，在敵人混亂中我們可獲全勝。張大隊長并強調說：「這些酒鬼都已酩酊大醉，一聽炸彈響恐怕連門都摸不到，有大刀的多帶幾把，到時候準備『切瓜』就是了。」副司令李鳴周和三大隊長都認為襲寨的辦法不妥，萬一敵人負隅頑抗，或分兵封鎖四門，則吾人將陷於苦鬥，何況我們的戰鬥官兵可能開到第一線的最多不過六百人，如果天亮以前不能完成任務安全撤退，專憑火力和敵人對拚，我們將吃虧很大。大家說來說去久久不能解決，李司令求戰心十分殷切，又見大家意見久不能一致，於是紅漲着臉直向副司令說：「鳴周兄！你是不是怕敵人燒了你的樓房。」由於副司令世居牛市屯，家產悉在寨內，經此一問甚感不安，隨即連忙解釋：「襲寨的利弊，純是基於戰術立場來分析，對於個人的利害完全沒有想到」。

麥田民房布滿伏兵

參謀長田昭如河北省東鹿縣人，保定軍校六

期騎兵科畢業，曾任第四十軍交通處長等職，個性溫和，見到司令與副司令意見不能一致，又一看錶，已經到了夜晚零時卅分了，時間不能再拖。他慢慢吞吞的提出了個人的意見，他認為現在時間已嫌太遲，襲寨的方式不能再研究，因為如果襲寨，必須在夜晚十一時以前到達攻擊準備位置，利用敵人酒醉熟睡之際開始攻擊，致勝計算較大，如果現在出發，時間已嫌太晚，我們不如研究伏擊敵人行軍縱隊的辦法較為可行。經過田參謀長說明後，大家都沒有反對意見，於是又經過一番討論後，李司令決定在牛市屯正北方五里許成坡砦村一帶伏擊敵人，并作最後的作戰指導：(一)敵酋的行軍位置依慣例多在行軍縱隊的本隊先頭，我軍應將敵人的本隊先頭列為伏擊重點，并特別着眼大酋土肥原的行跡。(二)由牛市屯到道口的直南到北大公路經過成坡砦西村沿，第一大隊即以成坡砦西村沿為掩蔽，面對大公路佈防。(三)第二大隊銜接第一大隊面對公路向北延伸，利用麥田為掩蔽。(四)第三大隊銜接第一大隊面對大公路向南延伸，利用麥田為掩蔽。(五)特務中隊佈防在成坡砦大街兩旁的民房上，多帶手榴彈，以消滅衝進村莊的敵人為目的。(六)官兵必須嚴守射擊軍紀，當敵人行軍縱隊的本隊先頭到達第一大隊正面時開始攻擊。攻擊開始的時機由第一大隊長張廣德負責，第二第三大隊聽到第一大隊攻擊開始時，立即全線猛烈攻擊。

當李文昭司令的作戰指導要點下達完畢後，已經到了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時半了，在時間上不能再遲延，馬上即集各部隊出發，為秘密行動向北

繞道再奔向成坡砦而來。當部隊部署大致就緒的時候，東方已經泛白了，雖然有些還須調整的部署，但事實上已經不能再動了。第一大隊在西村沿利用民房和垣牆挖好了很多射擊孔，并用柴草遮蔽起來，所有人員都找好掩護和偽裝，其最前方的部署，距離公路不到四十公尺。第二第三大隊都臥倒在麥田內。司令特務中隊進入村莊分配在東西橫街的兩旁民房上。指揮部設在街北的一座磚造樓房上，利用樓房的窗口可以瞭望整個戰場，參謀張希魯原係文人不知兵，但戰志旺盛，一定也要跟着來，隨同指揮部參贊一切。部署完成後，大家一分一秒的靜待着攻擊時刻的到來。

槍彈齊發敵軍潰散

越怕太陽出來，太陽就出來的越快，晨曦已平射在金黃色的麥穗上，麥浪起伏發出沙沙的聲音，牛市屯的北寨門被晨光斜射的分外明亮。好！敵人出來了，為首的三匹騎兵斥候，接下來是步兵尖兵前兵和前衛，緊接前衛隊尾有六十多匹騎兵，稍後即是本隊，在本隊先頭有二十幾匹騎兵，在本隊隊尾有六十多輛輜重車，每一輛都是由一匹洋馬拖一輛鐵架子車。前衛通過後李文昭司令向牛市屯的北門望了一望，猶見敵兵向外湧出，據情況判斷敵人的兵力遠超過最初估計的一千二百人以上，但事已至此，祇有拚到底了。說時遲那時快，轟！轟！轟！轟！第一大隊長張廣德親自指揮着最前線的幹員投出了三個手榴彈，都在敵人的行軍縱隊中開了花，緊接着就是一片機步槍聲和繼續的手榴彈聲，李司令在樓上連聲說好！好！小鬍子一翹一翹的十分鎮定。

敵人的行軍縱隊經此猛烈襲擊後，立刻崩潰，祇聽到一片尖叫聲便呼叫着向公路以西潰竄，約有十五分鐘以上的時間敵人沒有還回一槍，我軍官兵便越戰越勇，很多人都從麥田內站起來射擊，敵人傷亡遍野，一片紊亂，我軍從麥田中跳起來，函獲槍械彈藥馬匹車輛等一時無法計算。

經過這一陣的猛烈襲擊，敵人的本隊與輜重車隊全部潰散，惟其前衛大隊已通過我軍正面，未受到損害，這個大隊稍加整頓後，即由成坡碧的北面作扇形散開，開始向成坡碧我軍反擊，火力之熾烈，遠非我軍所能比擬，首當其衝的是我第二大隊，經過往復衝殺後，敵我傷亡均極慘重，因敵眾我寡被迫後撤。在這一段鏖戰期間，敵人原已潰散的本隊官兵又復集合反攻前來，首當其衝的是第一大隊，由於第一大隊掩護較好，所以反擊也最為激烈，敵人數次猛攻，第一大隊傷亡慘重，被迫向後撤退。第三大隊的散兵線後有凹道一條，受敵反擊後即沿凹道撤退，受損失稍輕。敵人開始向莊內攻擊，正好遇上我特務隊的屋頂伏兵，敵人在村莊內的衝進衝出，受我手榴彈的殺傷甚重，其間約有半個小時以上，斷斷續續都是手榴彈的爆炸聲，屋頂上的部署，也充分發揮了作用。

來回衝殺勇士成仁

第一大隊長張廣德，是豫北有名的神槍手，彈無虛發，百發百中。當最初伏擊奏效後，他眼見敵人在大公路上死傷枕藉，有敵人的名輕機槍手被打倒在公路邊，一挺輕機槍橫在他身旁，

張大隊長立即命令他身邊的一位張班長說：「把敵人的輕機槍搶過來。」這位張班長立即從垣牆內縱身而出，跑上前去搶了輕機槍抗在肩上轉身就往回跑，沒想到在路旁壕溝內有敵人名軍官原在壕內詐死，而今見此情況立即由壕內跳出，提着一把武士刀隨後追來，手起刀落，砍掉張班長一隻耳朵，肩上也砍了一刀，張大隊長看的清楚，舉手一槍，將敵人打倒在地，張班長雖然負傷仍將輕機槍抗了回來。

當敵人反擊戰鬥中，張大隊長兩腿都受了槍傷無法行動。他命令部屬即刻撤退，他的部下要抬他後撤，他堅決反對，他說：「你們抬我目標太大行動不便，大家都撤不下去，你們要快走，留給我一枝步槍一掛子彈就好了。」他的部下被他再三催促，祇好含淚撤退。張大隊長身邊有手槍步槍各一枝，以他神槍手的威風，定予敵人很大的打擊自不殆言，敵人在他身上上下下留了二十多處刺刀傷，其成仁之壯烈，概可想見。

敵人攻擊我第二大隊時，大隊長劉世榮指揮大隊官兵奮勇抵抗，眼見官兵傷亡慘重無法支持，大隊附何浩然勸他後撤，他堅決不肯，仍大聲喊叫着：「打呀！打呀！」敵人蜂湧而來，他仍以手槍和敵人拚鬥，敵人在他全身上下留了十九處刺刀傷，壯烈成仁。

敵人逐步向村內進攻，逐漸接近了我們的指揮所，敵人以熾盛的火力封鎖了樓房的窗口，但是等到敵人衝到院內時，我們以手榴彈投擲頗為奏效，衝來衝去敵人頗有傷亡，我們手榴彈已快用完，在危急中李司令查詢特務中隊張隊長說：

「還有多少手榴彈！」張隊長說：「還有三顆。」李司令指示說：「少數敵人衝進來儘量用槍打，不要再用手榴彈。」若戰中以手榴彈為最好的武器，用完後即無法補充，戰鬥至此已到彈盡援絕階段。正在說話時又有兩個敵人衝到樓下院內，張隊長拿起一塊磚頭奮力投出，沒想到磚頭也有很大作用，兩個敵人見樓下有物投出，誤認為又是手榴彈投下了，兩鬼即仆倒在地，迅速匍匐退出。敵人從此改變攻擊方式，將樓房四周的房屋全部焚燒，濃烟烈火猛撲樓內，指揮所全體人員無法再支持下去，李司令下令突圍。指揮所的全體官兵共有二十多人，為減小目標分兩路衝出，李司令與張參謀等為一路，由特務隊張隊長率特務隊員以衝鋒式手提輕機槍為前導向東衝出。一路由李副司令鳴周率領向東南方向衝出。在街巷內且戰且走，李副司令鳴周所率領的一路雖有傷亡，但大部均得突圍。李司令文昭所率領的一路衝到東村沿時，遭遇到敵人的熾烈火網，李司令文昭公與張參謀同時同地壯烈成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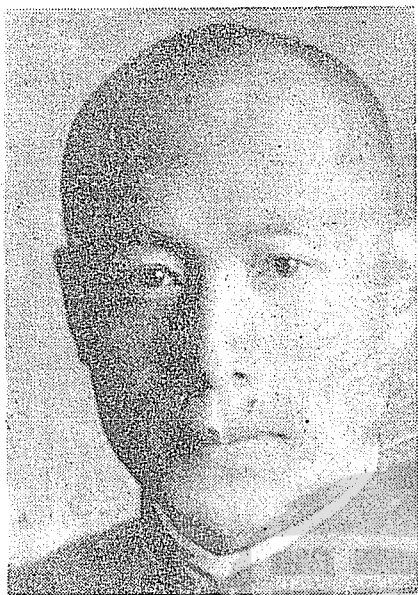
副司令李鳴周衝出後，到達成坡碧東南方四里許之周家莊收容撤退部隊，立即在周家莊西北面建立了收容陣地，時為五月十三日午前十一時半。敵人據守成坡碧東村沿未敢前進一步。我軍傷亡過重亦無再度進襲能力。

雙方傷亡俱甚慘重

敵人自蘇北經山東河北到達豫北，沿途如入無人之境，在成坡碧受此奇襲實出其意料。敵人傷亡既重，對我軍兵力之估計亦摸不到端倪。敵人惟恐再度受襲，於是急忙忙收容潰散，敵

護傷亡，在附近各村莊強徵了民間大騾車十二輛，將陣亡的尸體一層一層的裝滿了十二大車，另外還有二十多具尸體無法運走，就地塞進一柴草棚內放火焚燒，如此就算火葬。受傷的人分別由輜重車馱載，草草了之，即向北竄去，時間已到當日（五月十三日）午後三時許。敵人沿途放寬搜索正面，惶惶張張祇走了二十五里，當晚即宿營在沙店。

敵人甫經撤走，我軍迅即進入成坡砦，立即協助百姓撲滅各處火頭，救護傷亡官兵，眼見陣亡伙伴比比皆是，大家都流着眼淚照拂傷者安置死者。全軍官兵大部俱屬當地子弟，當地父老兄弟已知我軍頗有傷亡，紛紛由四鄉前來查詢其子弟的情況，或在村前村後麥田樹林之內，到處尋找其子弟的尸體，鄰閭相逢，淚眼相望，血海深仇豈能忘懷。



本文作者民國二十七年任第一戰區游擊隊參謀主任時的照相。

我軍計圍獲敵人戰馬七匹，輜重車五輛，輕機槍兩挺，步槍二十七枝，手槍七枝，防毒面具一車，醫藥器材一車，其他軍用品沒算。除戰馬與防毒面具送洛陽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處，餘均由我軍留用。

敵人到處燒殺，我軍民早已恨之入骨，是役計當場擊斃敵人官兵二百三十餘人，擊傷敵人一百二十餘人，敵隊長助川靜二大佐當場被擊斃。在我軍攻擊之初，原想土肥原會在本隊先頭，却沒想到土酋詭計多端，他竟緊隨前衛而得免脫，甚為遺憾。

我軍為國家民族存亡而戰，在接戰之初，官兵咸抱成仁之決心。司令李文昭公及官兵共計陣亡二百一十七人，受傷五十九人，可謂傷亡慘重。

戰後檢討敵我缺失

敵人以戰勝者的姿態，趾高氣揚，目無我軍，雖然行軍序列仍然作戰備部署，但均無敵情觀念，由以下各點可以洞察無遺：(一) 夜晚宿營祇在營舍附近置哨，在寨門及寨牆上均不置哨。(二) 行軍時抓用民伕二百五十人以上，這些民伕均雜在隊伍內，民伕們均為敵兵担负背包及槍枝子彈等物。(三) 初夏的天氣，敵人仍著冬季呢絨軍裝，有熱不可耐的現象，致很多敵兵將呢絨軍褲脫掉，甚至有裸露下體行軍者，風紀蕩然。(四) 敵人行動在明處，突然遭受伏擊，有的兵找不到槍，有的輕機槍手找不到彈藥手，慌亂中大家爭相逃命，以致造成混亂潰散被殲的場面。(五) 人

言日寇如何强悍善戰，但在此次戰役中所表現的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，其優勢在其武器與裝備，要論犧牲精神則遠不如我軍。

我軍成軍不久，游擊經驗不夠，對於此次戰役檢討如下：(一) 士氣旺盛，官兵均義無反顧決心和敵人拚一仗。(二) 行動保密，敵人全然不知我軍的行踪與企圖。(三) 天時、地利與人和都與我軍有利，我軍藉農舍、村沿、麥田為掩蔽，在攻擊發起之前始終未為敵人所發現。(四) 作戰之初，祇想殲滅敵人，而沒有任何脫離戰場的計劃，如果我軍於伏擊成功後，在敵人反擊之前即迅速脫離戰場，則此次戰役可獲全勝，惜乎未能掌握脫離時機，致造成嚴重傷亡。

四十年後的今天，追懷當年戰場搏鬥之慘烈與犧牲之重大，後死的老兵猶不禁泣下沾襟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陸百陸拾元（折合美金拾玖元連郵費在內），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。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，省錢、省時、更省事。